

晚清卷(2)

Guanling Fengsao
Sanbainian

管领风骚
三百年

许宏泉 / 著

天寒江湖着此翁四看
三十多年中良辰一纵還
徒待詩卷初思望有
家淺草黃花添細雨垂

013029694

近三百年学人翰墨

Jin Sanbainian Xueren Hanmo 管领风骚三百年

许宏泉 / 著

【晚清卷】②

J292.21
04
V6



中华書局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近三百年学人翰墨·晚清卷② / 许宏泉著 · -

北京 : 中华书局 , 2013.3

ISBN 978-7-101-09065-9

I . 近… II . 许… III . 汉字 - 法书 - 作品集 -
中国 - 清后期 IV . J292.2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283944 号

书 名 近三百年学人翰墨·晚清卷②

著 者 许宏泉

责任编辑 包 岩 赵 明

装帧设计 ■■■设计 · 邱特聪 (010-87896477)

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

(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)

<http://www.zhbc.com.cn>

E-mail:zhbc@zhbc.com.cn

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

版 次 2013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

2013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规 格 开本 /787 × 1092 毫米 1/16

印张 15 字数 250 千字

印 数 1-4000 册

国际书号 ISBN 978-7-101-09065-9

定 价 58.00 元

自 叙

晚清人物之多，自然与我的藏品有关。江山易祚之际，总会有许多有型有趣的人物出现。较之明末清初，晚清而转入民国，才是真正的“天崩地裂”，已非一个朝代的终结，而是一种制度、体制的瓦解，“旧事已往，一切都变成新的了”，意识形态自然会影响艺术的审美取向，“馆阁体”已失去了它的生存空间，一个空前的艺术自由状态随之出现。书法，不同于绘画，没有外来的因素影响，不会“中西合璧”，一切的可能性都必须在“内部”解决，这一时期的多元化，呈现着对文化自由的渴望和人文精神释放，书风异常的多样性，将中国书法艺术的魅力极致地开掘，这最后的一振是否有点回光返照的意思呢？

从某种意义上讲，书法，无疑更直接更深层地体现人文精神，不止是情感的宣泄，更是心灵的外化。这也正是我们着意探求学人书法审美意趣的意义所在吧！“在那段已经逝去的历史当中，在那些仍然鲜活的身影之间，在一页页定格了生命激情的文字之中，他读出了什么样的信息密码呢？”这是余杰弟兄为拙著所作评论中的一句话，它真的会触动我解读学人翰墨时的另一种反思，我试图超越一般意义上的“文心雅意”，努力表达一个读书人对文化的“深切而别致的关怀”，“我几乎每天站在自己的书房前看夕阳沉去，仿佛在这个没有文化的时代，油然而生一种挥之不去的文化乡愁”。刘墨兄在“书评”中对拙著多有褒扬，但



更有会心之言：“他有信仰，这信仰与文化态度有相当大的区别。这信仰里有诚挚的爱心，可以评判历史人物和今人的得失，融会贯通之际，作者和书里面的人物以及读者也不禁心有灵犀起来。”我从来不认为信仰与文化具有冲突，我也从旧时知识分子的寻求足迹中感受了一种冥冥的呼召，回荡在远去的时空。

最后再录几段友人的“书评”作为结语：

宏泉收藏品鉴文人墨迹，不单单看墨迹本身的间架结构、笔势走姿，他深入到三百年来文人的心中，从中搜剔出中国读书人的文人心灵，其士子之心所历经的考验与张扬、磨难与畏缩。由于他本身具备的学术修养深厚，因此一触碰那些隐藏在文人墨迹中的文化信息，即能激活许多沉睡的旧信息，新旧交错，穿插对比，许多东西就呈现出颇有意味的新貌。（许石林）

老许把最美好的文字和无尽的怀想，留给了历史上的名士，这些墨迹启示他一起穿越了岁月。（刘墨）

许先生撰写的介绍文字，也不囿于书法品赏，而是“以其书法为契点，走近学人精神世界”，在充分阐发作品所包含文化信息的基础上，“更求关注其性情、



文心、学术思想，解读‘文人书法’之真趣”。这也使读者对作品的了解和理解，更趋深化。这样的学术取向，必得付出更多的心血。著者说他的撰著过程，是“对近三百年学苑的一次徜徉”，不得不阅读大量文献，对“旧学”进行补课，确非虚言。（薛冰）

二十世纪一百年就去掉了，这个时段应该说不能算短了，而且这个时段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翻天覆地的变化。中国处于一个大的变动时代，按照王国维的说法，就是千年之巨变，是这样一个时代。在这样一个大的文化背景下，文化人他们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？或者他们的思想，他们的精神，他们的行为，跟这个时代有一个什么样的关联？这当然有很多方面的体现，通过他们的著作、行为，但是有一个方面，我们以前往往忽略了或者重视不够的，便是通过他们的书法来表现。因为以前的书法往往认为乃是专门的书家的事，靠书法谋生的。除此之外，其他大部分的文人，他的书法实际上是表达他的心性的。某种意义上讲，也是对历史新的解读，把这些人放在一起来看，一幅小小的手迹，一个纸片，实际上这个里面天地很大。因为你把它挂在一起，你就会发现，这些人原来是用这样的面貌呈现出来的。（陈子善）

自叙



赵 熙	香宋西川第一人	123
罗振玉	松魂雪魄付东流	129
邓邦述	群碧寒瘦说空楼	139
徐乃昌	夫唱妇随小檀栾	145
章炳麟	支那遗民数章疯	155
褚德彝	食古为隶风寒长	163
梁启超	驰情柔翰娱晚风	169
黄 节	难写人间尽短诗	177
冒广生	宣南看花一鹤亭	185
许承尧	到头论定是诗人	193
许指严	醉舒白眼望青天	205
林长民	万种风情无着地	211
金 梁	璞玉嫩金契天真	217
叶恭绰	天骨开张艺事精	225



王 錠

王 錠 (1828 – 1897)

中国近代著名改良派思想家，初名王利宾，字兰瀛；十八岁县考第一，改名为王瀚，字懒今，又字紫诠、兰卿，号仲弢、天南遁叟、甫里逸民、淞北逸民、欧西富公、弢园老民、蘅华馆主、玉鲍生、尊闻阁主，外号“长毛状元”。江苏苏州府甫里村(今甪直镇)人。著有《韬元文录外编》《韬元尺牍》《西学原始考》《淞滨琐话》《漫游随录图记》《淞隐漫录》等四十馀种。

王韬——

风雨如晦倡新声

王韬致昂青书札，原郑逸梅先生旧藏，并收入其《名人手札百通》一书，释文如下：

昂青仁兄大人阁下：

初未识荆，常深慕蔺。弟久病不痊，兼以溽暑逼人，习静养疴，不敢出门一步，衡宇咫尺，渺若山河，阙于造访，非关疏懒，亮大君子必能怜而恕之。新刻《蘅华馆诗》，谨以就正，乞为指谬。外书并函，求代寄柏林使署子梁太守是荷。外维珍重不既。

小弟王韬顿首上，庚寅夏五中浣。

庚寅为一八九〇年，正是王韬由香港回到上海病困交加之晚年，札中正透露出此困厄情绪。七年后，在翻天覆地的维新变法前夕，这位杰出的思想家在孤寂中离开人世。

晚清之际中国知识分子寻求“中兴”、“新政”已成为不可回避的社会问题，也成为严峻的社会政治矛盾，一时，如冯桂芬、郑观应、薛福成、马良等人，都在努力寻求改革之出路。然而，如朱学铮在《弢园文新编·导言》中所指出的那样：“从冯桂芬以下，这些改革者都是在中国论中国。他们从鸦片战争后，都在不同程度上接受西学，并以西方政教为尺度，抨击国政，呼吁改革。但他们的尺度，

都来自耳闻，或有目睹也不过来自上海租界。”而王韬则由于他不同的人生经历，“生于江南，长在上海，青年时饱受西式教养，中年后避地香港英国，自三十四岁至六十二岁，人生最宝贵的而立至耳顺的年华，都在域外度过。由域外看域内，眼光不同，批评不同，对中国的未来估计当然也不同”。

我想，王韬此独具之视野，不只来自他的域外经历，更重要的是他与西方神学家和海外知识分子的频繁交往，并参与翻译《圣经》等书。使其具备了可以不同于传统的价值准则，简言之，他是当时一位绝无仅有的“学贯中西”的知识分子。然而，事实表明他终究是一个“矛盾”中人，始终在传统儒学与西方乃至信仰中作着艰难的选择。

据柯文《在传统与现代之间》可知，王韬曾用“王兰卿”名字，在一八五四年八月二十六受洗成为一名基督徒。《蘅华馆日记》也记明，当年十月十五日至十九日，他和麦都思、麦华陀一起去洞庭山散发《圣经》。作为基督徒，我对这位“先驱”自然有更多的喜爱，乃至他的文字，他的书翰。

他早年（1861）曾因给太平天国苏福省行政长官的禀帖之事，遭清廷通缉，流亡香港。洪杨妄以天国之名行罪恶之径，这也无疑成为当时信仰在中国传播的一种阻力，对于王韬来说，是否心中也有一定的阴影呢？

真正成为王韬“矛盾”的根源，恐怕还是所谓的“国情”与其根深蒂固的传统士大夫理想。事实上，这始终是中国基督徒一直所面临和寻求解决的固有问题。我想，王韬在“受洗”的时刻，他已深刻意识到信仰的选择并不意味着与文化传统的隔绝。然而，作为信徒，后来的道路无疑是漫长而艰辛的磨砺。

在香港，王韬协助英华书院院长理雅各，开始翻译《中国经典》，英译《尚书》。遂与理雅各往其家乡苏格兰继续译书工作，又将《诗经》、《左传》、《礼记》、《易经》等中国经典翻译成英文。其间，历游英伦、爱丁堡、阿伯丁、格拉斯哥。并在牛津大学讲学。是中国知识分子第一次以自由身份考察欧洲。对于王韬来说吸引他的都是目及之异域新象，“西儒理君雅各招往泰西佐译经籍，遂得遍游域外诸国，览其山川之诡异，察其民俗之醇漓，识其国势之盛衰，稔其兵力之强弱”（《弢园老民自传》）。因有非常之经历，方有非常之见地，王韬对“同光中兴”的批评可谓一针见血，认为“洋务”对于中西两国国情“昏然如隔十重帘幕”（《弢园文录外编·杞忧生〈易言〉跋》）。同治九年（1870）

王韬回香港。编译其重要的史学著作《法国志略》和《普法战纪》。同治十三年（1874），创办第一份中国人独立主编的报纸《循环日报》。林语堂称其“中国新闻报纸之父”。其主持笔政，讨论洋务，发表改革言论，成为名副其实的“洋务政论家”。

光绪五年（1879）应日本名流之邀，东渡扶桑，历时一百二十八天。在日本，王韬与时任驻日参赞黄遵宪接触尤多。光绪十二年（1886）王韬由香港举家返居上海，更号淞北逸民。创办弢园书局，并主讲格致书院。“可惜返沪后的王韬，病老交困，虽笔耕仍勤，却多是在报刊、画报上换钱的‘游戏之作’，所谓‘干宝搜神、东坡说鬼’之类，其社会价值虽开创了商业性消费型的市民文学，但他对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的影响也在迅速减褪”（朱维铮《弢园文新编·导言》）。毫无疑问，王韬“在倡导传播西学，以及促使东学西渐两方面都作了超越前人，启迪未来的拓荒工作”（朱维铮）。和许多“改革家”一样，他终究是一个理想主义者，对民族命运和国家现状的忧患意识使之有着强烈的“担当”，更多地关注西方的先进科学，并未超越“功利性”的“现实主义”。

在当时的环境中，王韬不可能超越对儒家的精神寄托，但他显然不同于前代儒家的局限性，“孔子而处于今日，亦不得不一变”（《变法》上）。他试图以“道”之思辨来阐释儒学并对应西方宗教伦理，期冀改变中国文化之旧状。他说：“全地球可合为一家，中国一变之道，盖有不得不然者焉。不信吾言，请验诸百年之后。”（《变法自强》下）王韬未能见到这一天的到来，在他死后第二年，“维新变法”惨遭扼败，自此，天崩地裂，神州厄运连连。“合为一家”的大同之梦总归臆想罢了。

王韬对儒学的情结带有浓厚的理想色彩，如前所称，寻求本土文化的道德伦理与西方宗教信仰的契合点，不能不说这是王韬对西方宗教信仰“先进性”的重大发现，然而，中国知识分子面对信仰的具体困惑也正在这里。他在《中西教法》一文称：

（四月）十九日……席间论中西诸法。余曰：“法苟择其善者，而去其所不可者，则合之道矣。道也者，人道也，不外乎人情者也。苟外乎人情，断不能行之久远。故佛教、道教、天方教、天主教，有盛必有衰。而儒教之所以谓人道者，当与天地

同尽。

王韬的“世界观”至此一目了然。

在谈到基督教“礼拜日”（安息日），王韬如此说：

今日礼拜，是赋闲之日，此亦渐渍西法之端。西人七日一安息，要非义经七日来复之义，西国行此已数千年。群以为便。然贸易场中亦有不甚守者。至于贫民工作谋生，以一日之劳供一日之食，若安息日无事可为，一家子女何以糊口？即六日所入积为一日之用，亦或有所不能。故安息日可行于富贵者，藉以养身心，恣游览，其贫贱者不能行，则听，亦王道不外人情也。

关于“礼拜日”的说法，显然是很多知识分子“教徒”的常见藉口，我们有太多的骄傲，太多地迷恋俗世。不是我们不顺服神，而是太顺服自己。作为基督徒，王韬依然如一只孤独的羔羊，没有融入教会，也没有投身福音的传播，从他的远去的背影，我们仿佛看到了一个凄凉的老人在无助地寻找，寻找他理想的家园，虽然我们不能说他就是一名“文化信徒”，但他确实与今天的知识分子中的“文化基督徒”是多么的相似啊！

王 韬

陵

放

遣

彷

非

陵

女使儀而怒之
子

指謫之外
志不亟求

有外體
今未既
少

昂青仁兄大人 閱 不初未識

荆

常溪慕蘭久病不痊並以溽暑逼人

習靜養疴不敢出門一步衡宇咫尺渺若

山河闊於遺彷非闕疏猶亮

大君子必於儻而起立抒刻蕡華館行蹕以就

函乞為指謬外幸并亟求 代寄柏林使者 梁太

守愚有外緣公事不既少不王鑑捐首上

庚寅夏五月廿





严复

严 复 (1853 - 1921)

字又陵，又字几道，福建侯官（今福州）人，十四岁入福州船政学堂，从军舰练习，周历南洋、黄海。光绪二年留学英国海军学校，归后一度从政，并从事译著欧洲哲学社会科学典籍，主张维新变法，对当时思想界有很大影响。历任京师大学堂总监督，北京大学校长。杨度强邀参加“筹安会”，晚年闭门闲居。于书法亦有深造。有《愈野堂诗集》《严几道诗文钞》《天演论》《原富》《群学肄言》《穆勒名学》《法意》《群己权界论》《社会通诠》等著（译著）。《清史稿》有传。